

峨嵋惡增傳

4

第 五 回	大佛寺被铲除	53
第 六 回	老夫妻走直隶惨遭杀害 陶艳	53
第 七 回	草上何登	53
第 八 回	西黄顾小芬搭救师命破邪术	63
第 九 回	坏拐行者借天书得而复失 峨嵋恶僧设擂台妖道显威	72
第 十 回	何凤姑无可奈何许终身 陆二楞二打峨嵋逞俊威	81
第 十 一 回	三打峨嵋凄凌女一掌了却万般情 国宝被抢吴三元太原夜探野庙宇	80
第 十 二 回	花间贼采花失五指 花间御花园	101

	113
	亲生.....	128
	高手.....	139
	'动情.....	153
	'深.....	166
	179
	194
	西巨龙厅	
第二十回	稀古罕见脱酒剑诛杀五教主 痴呆傻愣十汉子大破鱼网阵	206
第二十一回	一战巨龙厅女中豪杰丧命 二打四方湖空中老者相助	220
第二十二回	凤驾还朝日陶千招亲金殿 洞房花烛夜新人血染红床	232
第二十三回	忠义女伤情千缕去青月 平贼将失兵五万在峨嵋	245
第二十四回	小仙子暗探军情遭斥责 白大侠巧盗幡旗救大兵	257
第二十五回	初战丝桥一名恶道命丧涧底 首攻贼山二百男儿尸横山野	266
第二十六回	一玩童双手成全夜间贼 二侠女一剑了却心头恨	280

第二十七回	徒儿杀两湖单刀 师父擒云南三剑	289
第二十八回	云南名剑违心嫁坏拐 麒麟高侠撒豆成兵降	299
第二十九回	过路侠显技云崖头 众英雄遇害紫霞寺	315
第三十回	顾小芬为众苦闯龙潭虎穴 吴三元因祸得福绝刀显威	326
第三十一回	化兰承业了尘	340
第三十二回	别英雄泪向英雄难沾巾 寻痴女面对痴女不相识	351
第三十三回	盘蛇岭小芬夫妻同丧命 桃花阵郭玉惨死留芳名	364
第三十四回	二十年相思阵前遇娇妻 五十载功力斗强失单臂	381
第三十五回	追断长风追不上懂爱三千里 攀得愁涧攀不上柔肠一寸深	398

第一回 奉密令恶和尚独下扬州 强比武吴彦恒惨遭毒手

大明正德年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扬州城内，行人泰然，生意兴隆；莺歌燕语，柔润婉转；亭台楼阁，净洁富丽。城外，大运河，宛似一条游龙，波光粼粼；河内，往来船只，穿梭不断，秩序井然。码头上，南北货物，堆积如山，装船的、卸船的、推车的、担担的，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

突然，西城门外，一阵骚动，只听有人高呼：“南无阿弥陀佛，各位施主，闪开了！”闻听此言，男女老幼皆回头观看，见一位和尚，大踏步走进城门。这和尚身高不足七尺，三十七、八岁年纪，上身長肚子大，下身短腿儿粗，铁青的头皮，铮亮的戒疤；浑身穿青，袒胸露怀，胸口上，乱糟糟一片黑毛。往脸上看：面如金盆，一对扇风耳朵，两道粗眉，眉梢往下耷拉着，一双血红的大眼睛，时闭时睁，射出一道道阴森森的蓝光；一张粘鱼大嘴，不时合动着，从嘴角里流下一滴滴贪婪的口水。右肩上横担着一把九耳八环方便铲，这把铲，纯钢打造，铲杆鸭蛋粗细，长有八尺，挂着九个耳朵八个环子，铲头簸箕掌相似。前头挂着一个铁蒲团，后头吊一个鹿皮包袱，看份量足有四百斤。来往过客，

瞧和尚这副模样，情知行动不善，一个个急忙给他闪开道路。

和尚口念佛号进了城门，直奔大街深处走去。走不多远，靠路北闪出三间门面，一家当铺，上挂着《信义当》金字招牌。和尚来到这里，停住脚步，二话没讲，把九耳八环方便铲立在门旁，打开鹿皮包袱，取出一只黄澄澄的独角铜人。按动机关，上齐胳膊腿，紧迈步进了《信义当》，往柜台上重重一放，然后撒步抽身，回到门外，往蒲团上一坐，盘起双腿，眯起眼睛。合掌念道：“南无阿弥陀佛”，再也不言语了。

当铺伙计们见此光景，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一位年纪较大的伙计来到和尚面前：“大师父，大清早刚开店门，你这是……”和尚翻了翻眼皮，看了看大伙计，接着道：“施主，我是来化缘的。”

“化缘的，好办好办。”大伙计满脸堆笑接着说：“我们扬州城做生意买卖的有个规矩，斋僧布施每月初一、十五，今天不是日子，老板又不在家，请大师父海谅。”

和尚眯着眼，点了点头：“话是这么说，可贫僧千里迢迢，翻山越岭从峨嵋山来到扬州城可不容易，我不管今天是不是日子，我和您《信义当》的这段善缘，一定要在今天了结。”“这——”大伙计无可奈何地挠起头来。此时，管帐先生从帐房走出，来到和尚面前作揖拱手，十分和气地说：

“长老，你是出家人，我们是买卖家，大早上你往这一坐，门外闲人越聚越多，让我们如何做生意？今天虽不是斋僧布施的日子，既然长老老远来啦，我代老板当家，施你三两

纹银，请你多走一家吧。”管帐先生说着掏出银子递给和尚。

和尚不去接银子，却“嘿、嘿”两声冷笑：“老施主，这点银子能当何用？实话告诉你，让我另走一家也可，你得先拿出三千两白银，少一钱也不行！”

管帐先生“啊”地一声，倒退几步，皱起眉头：“长老，我是个管帐先生，是人家花钱雇来的，老板不在家，别说三千两，就是三十两，我也不敢当家。”

和尚脸色一沉，用舌头扫了一圈大嘴唇说道：“既然你不能当家作主，就不要多言多语了。”

这时，只见门外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黑压压一片，风雨不透，把整个街道堵得严严实实。三一堆四一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张嘴就化三千两银子，这不是瞪着眼讹人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信义当》凶多吉少呀！”……正当大家愤愤不平，敢怒不敢言，谁也不肯出面招惹是非的时候，只听大街东头高声喊道：“诸位乡亲，借光借光！”众人闻声转脸一看，不由心中高兴，齐声说道：“好啦，好啦，他老人家一来，什么事都好解决了。”大家说着，自动闪开一条道来。来人健步走进人群里边。管帐先生连忙上前施礼：“老人家，你来得太好了。”来人急问：“怎么回事？”帐房先生忙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如实地向来人说了一遍，最后说道：“老人家，请你多多费心，替俺解劝解劝。”

老者听罢，点头一笑，又看了看坐在店前的和尚，迈步过去，满面带笑，抱拳拱手道：“长老，在下这边有礼了。”

和尚翻眼看一眼面前这位老者：身高将近七尺，生得齐腰厚背，双肩抱拢，头带青缎子方巾，身穿青丝绸的软靠，腰扎巴掌宽青色英雄带，外罩青色英雄氅，穿一双青缎子快靴。往脸上观看，面如三秋圆月，两道浓眉，一双虎眼，鼻直口阔，双耳朝怀，银须飘飘洒洒，和尚将老者上下打量一番，双手合掌道：“贫僧这厢还礼了，但不知老施主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老者忙拱手，笑容满面地道：“长老，在下我祖居天心扬州吴家堡，姓吴，双名彦恒。”老者报过姓名，和尚不由哈哈大笑：“莫非你就是号称独霸扬州御教首，吴彦恒，吴老英雄？”

吴彦恒赶紧抱拳还礼：“在下实不敢当。这不过是朋友们的抬爱。”

和尚道：“洒家早有拜会之心，没想到能在此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吴施主，有话只管讲来。”

吴彦恒好言相劝：“长老，你是佛门弟子，常言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尘不染万虑皆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大清早你往这一坐，张口问他们化三千两银子，定不是故意为难他们，再说化缘千家，也不能单化一家呀？长老，请你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能不能看在下的薄面，请你多走几家，倘若你手中困难，多了不行，三十、五十两我愿奉上，但不知长老可肯赏光？”

和尚“嘿、嘿”两声冷笑，把头一点说道：“吴施主，明人不做暗事，贫僧出家四川峨嵋山上。法号上广下真，外号人称笑面弥勒。早闻扬州水旱码头，热闹非凡，本打算来

扬州与《信义当》了却一段善缘，没料想吴施主你出头说合，别说是这点小事，就是天大的事，只要有人出头，也就算了。不过，吴施主，我做得久了，两腿发麻，烦你把那独脚铜人给我拿下来，洒家立即便走。”

吴彦恒听罢，转脸抬头看了看柜台上那个铜人，少说也有二百斤重量，心中暗想，这和尚分明是欺我年迈力弱，拿它不动，今天我偏偏要拿给你瞧一瞧。老英雄想到此处，于是说道：“长老，你等着吧。”说着一个箭步窜到柜台前面，只见他双脚扎根，蹲裆骑马，闪动双臂，单膀叫劲“哈”地一声，一手将独角铜人高举过头，然后转身来到和尚面前，轻轻把铜人放下说道：“广真长老，幸不辱命，在下把独角铜人给你请来了。”

此时群情激昂，高声为吴老英雄拍手叫好。广真和尚脸色铁青，突地睁开一双血红的大眼睛，恶狠狠地向四周扫了一下，咧着大嘴说道：“吴施主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独霸扬州的御教首。出家人不打诳语，说到办到。”说着将独角铜人胳膊腿卸掉，用鹿皮包好，打上麻花扣，站起身，拿过九耳八环方便铲。吴老英雄这才拱手说道：“广真长老，后会可期。”拔腿欲走，没料想和尚一个箭步窜过去，挡住去路，双手合掌：“阿弥陀佛。吴施主，俗语讲：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贫僧久闻施主大名，如春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出家人斗胆在老施主面前冒犯一句，我打算跟老英雄学个三招二式，咱单场较量较量。也算是以武会友，但不知吴施主意下如何？”

吴彦恒闻听此言，不由一怔，沉思片刻说：“长老，古语

说得好，伸手是祸，缩手是福，武难善作，不伸手则已，一伸手定有个高低，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到那时，岂不伤了和气？请长老收回诚意，恕我难以从命。”吴老英雄说到这里，广真和尚哼地一声，脸色陡地沉下来，双手合掌说道：“吴施主，人要脸，树要皮，人争一口气，佛要一炉香。我化《信义当》三千两银子，与你何干？你好不该人前显耀多管闲事，鳌里夺尊，逞能抢出头，将我独角铜人抬将下来，让我当面难看。今天，你我必须伸伸手，见个高低，如若不然，出家人与你没完没了？”

吴彦恒听罢，心中暗想：这和尚蛮不讲理，看来他是有意来扬州闹事的。我若不与他比个高低，他决不会善甘罢休，我若应了他，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又一想，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千人看，万人瞧，我若向他服输，岂不让人耻笑我无能？也罢，我给他来个火烧眉毛，且顾眼前吧。老英雄想到这里，微微一笑，说道：“广真长老，既然你非比不可，在下只好舍命赔君子，那就请吧。”

广真和尚听到此处，二话没说，拉开架势就要动手。

“长老，且慢。”吴彦恒接着说，“这大街之上，路面窄狭，行人太多，你我不便施展，动起手来，碰伤人家，多有不便，你我且到城外，找一宽阔之处，比较比较你看如何？”

广真和尚点头应道：“好！”操起方便铲，往肩上一横，转身就走。吴彦恒随后跟上，众百姓议论纷纷，成群结队，潮水般向城门外拥去。

二人出了扬州城门，直奔正西，离城三里，有片树林，

村东边是片空地，几座孤坟，广真和尚停住脚步，把方便铲放下，哈哈几声狂笑，说道：“吴施主，今天你我比武，你说是比较兵刃还是拳脚？”

“长老，你看我手无寸铁，自然是比较拳脚了。再说，你我是以武会友。并不是凶杀恶斗，点到为止，还请长老手下留情。”

“哈哈……”笑面弥勒广真盛气凌人地说道：“吴施主，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手快的打人，手慢的挨打。今天，广真我若是学艺不精，被施主打死打伤，洒家绝不怪你心狠手辣。”说到这里，吴彦恒想说几句，和尚不容分说早已拉开架势：“吴施主，你就进招吧。”和尚双手捧掌，亮个童子拜观音，大喝一声“起”，一塌身躯，甩开步眼，晃动双臂，踏中宫，走洪门，答——答答答，滴溜溜围着吴彦恒转了二、三个圈子。老英雄不慌不忙，站右腿，拳左腿，双手指天划地，亮开门户。和尚这边一纵身，直奔吴彦恒说道：“施主，看打！”左手一晃老英雄眼神，右手往前一伸，分开食、中二指，来个“巧女纫双针”，直捣吴彦恒双目。老英雄沉着应战，左手护前怀，右手往上一立，来个“凤凰展翅”。招手剪腕，一立掌沿，对准和尚手脖直切脉门穴。这时和尚右臂往外一摆，左掌伸开，五指并拢，掌心朝前，这一招叫“走马推碑”，老英雄赞喝一声“好！”往后一撤步，躲过僧掌，然后二人垫步拧腰，一东一西，转过脸来，这叫一个回合二个冲手。第二招，广真和尚直奔吴彦恒太阳穴，“双风贯耳”，老英雄一缩头，和尚撇过掌来，吴彦恒一纵身站到一边，接着和尚又来第三招，双掌往前一

送，直捣吴彦恒两肋，老英雄往后一折腰，闪开双掌，和尚撤回双掌，往后一坐腰说：“吴施主，我已连进三招，你躲躲闪闪，并不进招，你是怯战呢还是胆小？”

吴彦恒闻听，微微一笑，“长老，你我双方过掌，并没有输赢，谈何怯战胆小？那三招是我有意相让。”

笑面弥勒广真听到此处，脸色一变，圆睁一双血红的大眼：“吴施主，你虽让我三招，我并不领情。我再进招，你若仍不还手，那便是看不起我，别怪我嘴里不干净。”

老英雄闻听，脸色一沉，心中暗想：这和尚好无道理，存心不良，得寸进尺，让你三招，给你留足面子，而你非要逼我下手，难道我怕你不成？吴彦恒想到这里，一声断喝：

“广真，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进招吧！”

笑面弥勒广真哼地一声，左脚向前一踏步，右手往前一送，“单风贯耳”，直奔吴彦恒左太阳穴打去。老英雄一缩头，拨开单掌，广真一翻手腕，腕底翻云，抽回右手，左手进招；吴彦恒看准时机，左脚上半步，身形一侧，双掌摆动，挂着风声说道：“看掌”！先封鬓角，直取太阳穴，和尚口念“阿弥陀佛”，“大鹏展翅”，插招换式，打在一起。别看这和尚两腿粗短，大肚子好象油篓一般，动起手来，招法极灵便，身似蛇形，拳赛流星；窜纵、跳跃，挨膀挤靠，掌挂风声，来回翻飞，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插花盖顶，枯树盘根，越打越快，越战越勇。

老英雄吴彦恒边战边仔细观看和尚的功夫，不由心中暗暗喝彩，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和尚决非等闲之辈。今天，我要多加小心，若是稍有粗心，当场输了，坏了自己

名声是小，只怕这扬州百姓要遭大难……老英雄想到这里，半点不敢怠慢，见招打招，见式破式，以巧化急，不知不觉一百个回合打过去，仍然不分胜败。这时吴老英雄突然招数一变，掌法加快，施展起“五行八卦掌，”八八六十四路八卦太极掌，脚踩八卦，按八卦方位，走如风，站如钉；出掌如瓦釜，收拳如卷饼，掌挂风声，只听：呼！呼！呼——和尚团团围住，只有招架之功，哪里还有还手之机，和尚心中暗思忖：想我广真，出家峨嵋，吃尽苦头，练得一身武艺。今奉西宫国丈严琪密令，万水千山来到这里，惹事生非，为霸下扬州，刚集军响，招兵买马，协助严琪篡取皇位，将来享尽人间富贵荣华。今日，我若败在此人手下，如何向国丈交差，返回峨嵋焉有我的命在？想到此处，不由得胆战心惊，冒出一身冷汗。吴彦恒察颜观色，眼看时机已到，突然闪电一般，窜到和尚背后，伸出双手，掌心向前五指并实，“平水压浪”，对准和尚后肩推将过去，只见和尚站立不稳，双脚离地，实扑扑趴在地上，大嘴啃满黄土。

“好哇，打得好”！围观众人齐声喝彩欢呼。吴老英雄连忙上前，口中说道：“广真长老，恕我收招不住，侥幸取胜，还请长老海谅。说着伸手欲拉和尚，哪知和尚是蛇蝎心肠，默不作声，已暗暗将右手伸入怀内，只等着吴老英雄弯腰伸手拉他的一霎间，突然翻转身来，抽出怀中右手，悄悄从怀中抓满一把硝粉，出其不意，“扑”地撒向吴彦恒面门，吴老英雄做梦也没想到和尚来这一招，想躲也已经来不及了，只听他“啊”地一声，倒退几步，二目疼痛，眼前发黑。和尚不失时机，来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脚尖一

点，猛虎出洞，窜到吴彦恒身前，单掌往上一举，贯足力气，对准老英雄左腿环跳穴“哈”地一声，恶狠狠地打下去，和尚这一掌是“分筋挫骨掌”，打外伤内，表面虽不见血，里边骨头早已碎裂。只听“呵啦”一声响亮，吴彦恒“呀”地一声，身子一晃，扑通栽倒。

“爹爹”突然一声惨叫，人群里冲出一位英雄少年，他哭喊着，疯了似的扑进吴彦恒的怀里，吴彦恒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抚摸着孩子的头，语重心长地道：“三元，要记住，为人心不可太善，做人不能太老实！”三元“嗯”了一声，霍地站起来，脚尖使劲，“呀”地一声纵身向和尚扑去，和尚不慌不忙，迎面一脚将三元踢倒在地，三元爬起还想拼命，吴彦恒一声断喝：“三元，不得无礼！”

广真和尚这才抽回右腿，用手抹去满嘴的黄泥，面目傲然，口中念道：“阿弥陀佛”，捧腹呵呵大笑。此时围观众人眼睁睁地瞧着扬州城最受人敬重的老英雄，惨遭和尚毒手，个个义愤，磨拳擦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和尚行凶霸道，把他拿住送官！”“哗”的一声，众人呼叫着从四面八方方向和和尚围了过去。

笑面弥勒广真，眼看着周围黑压压的人群铺天盖地向他涌来，不由心中打了一个寒战。继而他牙一咬，心一横“呀呀——”几声怪叫，顺手操起九耳八环方便铲，穷凶极恶拼命向冲来的人群舞去。眨眼之间，十多个性命倒在他的方便铲下，吴老英雄肝肠寸断，强忍悲愤，极力挣扎起来，高声喝道：“住手！”众人闻声，停了下来，个个忍气吞声，没人再敢过来。和尚也就此罢手。吴彦恒接着道：“广真长

老，我不怪你心狠手毒，只怪我吴某经师不到，练艺不精，在下甘拜下风，总算可以了吧。”

广真和尚“嘿嘿”二声冷笑，别有用心地说道：“吴施主，贫僧这一掌可不能白打呀！”

吴老英雄闻听此言，不由一愣，知他话中藏话：“长老还有什么话说？”

“既然你甘败下风，我要你三个条件，你必须当面应允，缺一不可，否则我与你没完！”

吴彦恒无可奈何，只好问道：“哪三个条件，长老请讲。”

笑面弥勒广真和尚洋洋得意，口若悬河，讲出了一、二、三个条件，吴老英雄听罢，如雷轰顶，肝肠欲裂，昏迷过去。但不知和尚提出了哪三个条件，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夺码头广真淫威合欢楼 报父仇三元遇难夹山口

笑面弥勒广真暗下毒手，用“分筋挫骨掌”，将老英雄吴彦恒打伤致残，仍不肯罢休。又提出了三个苛刻的条件。当时广真和尚面露杀机说道：“吴施主，你要问我哪三个条件，非常简单。第一，让出水旱码头，归我掌管；第二，你必须搬出吴家堡，连同吴家堡的男女老少，统统搬走。第三，限期三天，要搬得干干净净，否则我要斩尽杀绝，鸡犬不

留，孩娃不剩！吴施主，你看如何？”

吴老英雄听罢，如雷轰顶，肝肠寸断，当即昏迷过去。吴三元一见爹爹不省人事，连忙呼喊：“爹爹醒来，爹爹醒来。”这时，吴彦恒的大徒弟飞腿刘青闻声赶到，掐了几下师父的人中穴，吴老英雄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慢慢醒转过来。和尚紧紧逼问，口气十分强硬：“吴彦恒，老匹夫，答应不答应我的条件？”

吴老英雄紧皱双眉，面色蜡黄，心潮翻腾。常言道：人在矮檐下，焉能不低头，我已身负重伤，无能为力，若不答应，不仅自己家人会招来杀身之祸，只怕要连累扬州城吴家堡众多百姓遭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罢！吴彦恒想到此处，咬碎牙横下心，忍辱负重地说道：“三个条件，吴某件件应允。”说罢，眼角里滚出一行泪珠，又昏迷过去。

广真和尚听罢，点头合掌：“阿弥陀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吴施主，三天后再见。”说着他拿起方便铲，挑着铁蒲团和鹿皮包袱，一阵狂笑，迈步奔向扬州城。

众人眼睁睁望着和尚得意洋洋大踏步离去，个个顿足捶胸，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不多时，吴彦恒苏醒过来，分咐儿子说：“三元，不要管我，快快回家拿些银两，安排死者后事。”三元应声，分开众人，飞步奔向吴家堡。这时，飞腿刘青招呼众人，把吴老英雄托起放在自己背上，吴彦恒用手扒住大徒弟双肩，刘青一揽老人的腿弯子，大步流星，也向吴家堡奔去。

吴老英雄惨遭和尚毒手的消息，象风一样传遍了吴家堡

家家户户。吴彦恒平时最受百姓爱戴，今天遭此不幸，乡亲们无不为之悲痛。一个个唉声叹气，眼含泪水向吴家大院聚拢。

飞腿刘青脚下生风，背着师父一口气跑到吴家堡吴家大院，将吴彦恒放在床上。吴老夫人早已哭得死去活来，眼圈红肿，此时一见自己的丈夫，面如黄表，二目无神，往床沿上一跪，手抚伤处，泣不成声：“天哪，怎么被人打成这个样子？”

吴彦恒“唉”的一声，泪眼模糊地说：“夫人，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你赶快把我扶到门外，我有话给乡亲们讲”。吴老英雄说着坐起身来，这时刘青带着郎中一步赶到，复将师父按倒床上，用药内服外敷，暂时止住疼痛，这才把吴彦恒背到门外，放在朱红交椅之上。

吴家大院门里门外黑压压站满了人。一个个泪流满面，哭哭啼啼，围着吴彦恒问长问短。吴老英雄老泪纵横，向乡亲们一摆手，说：“诸位乡亲，请静一静。”顿时，门里门外鸦雀无声，吴彦恒这才满怀悲愤将与和尚比武前后经过细讲一遍。最后说道：“诸位乡亲好友，我吴彦恒如今身负重伤，寸步难移，不能给大家排忧解难，反而连累你们离乡背井，实在于心愧疚，希望你们尽快收拾收拾，远出避祸，有亲的投亲，无亲的奔友，千万不要再恋这吴家堡啦。”

众人听到这里，不由心中难过，一时间，吴家堡哭声连天。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道：“彦恒老弟，你我祖祖辈辈在这里根生土长，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得团聚？”吴彦恒闻听此言，肝胆欲裂，万箭穿